

数字化生存的中国现状与实践思考

郝薇莉, 谢慧英, 周伟薇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当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型, 并对人类文明结构产生本体性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 数字化进程加速, 数字技术成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织力量, 在国家治理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休闲方式。数字化生存的中国实践体现为由国家战略引导、企业实践支撑、公众积极参与的全体系统性协作共进模式, 重塑了经济、社会、文化格局。然而, 在迈向全面数字化的“后人类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深入审视和反思技术的内质和技术与人的关系, 以避免技术遮盖人类真实生存的风险。

[关键词] 数字化生存; 中国现状; 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 G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2-0018-08

一、数字化生存：技术融合与人类生存方式转型

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这一概念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在其经典著作《数字化生存》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使人类生存于一种全新的数字化、虚拟性的空间, 通过数字技术的支持来进行信息传播、交流、工作、生活, 人类的生存方式由此发生了质的改变。尼葛洛庞帝深刻地洞见到, 现代社会个体注定要与数字化媒介发生紧密交融, 也即“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 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这里强调的并不只是“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在量和程度上的影响, 而是其对人类文明结构产生的本体性革命意义。如吴国盛所言: “有什么样的主流技术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框架, 我们就会有怎样的世界”^[2]。技术不再只是人类达成目的的手段, 而是成为社会的底层结构和基础。

尼葛洛庞帝的描述在后来的20多年得到无数次印证, 尤其是以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基因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核心

的新兴科技, 已然产生了某种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生命形式或以机器方式完成人类需要用智力和体力完成的工作, 比如克隆人、赛博格、仿生人等。有学者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到“后人类”的阶段, 或者即将脱离当下的生命形式走向“后人类”状况的未来。近10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人类社会开启了一场盛大的“数字化迁徙”。“它不仅与数字化产品、服务有关, 也与虚拟化存在、符号化互动、跨时空与多道并行的交流等新的生存形态及体验有关”^[3]。显然, 数字化生存成为无可阻挡的现实。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使全社会和公众生活的诸多方面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支持。数字化生存成为中国民众的集体经历, “后人类”状况变得更加普泛化。国家、社会 and 个体被迫紧急构建了疫情防控的应急模式, 全社会和个体表现出以疫情防护为首要任务的症候。随着疫情的长期持续和起伏变化, 全社会逐渐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新社会运作机制, 包括关联病毒防护和疫情防控的高新技术的加速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跟进、各领域社会生产和行业运营模式的快速应变机制构建、每个个体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动。“在许多方面, 数字化不过是日常作

业, 因为所有数字技术都已然被无缝地集成到我们的生存之中”^[4]。所有庞大且事无巨细的深刻变化, 都将对人类的情感、心理、精神、观念和价值观等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 由此带来文化、心理和观念的新变革。

疫情突发曾在最开始使整个社会被迫进入一种准危机情境: 经济停摆, 社会交往处于隔绝、停滞状态, 人们陷入惶恐和焦虑。欣慰的是, 这种失措感很快就被高效、有力的国家-社会协作机制缓解。全中国 14 亿多人民短时间内组成无比强大的抗疫协防机制, 各省地市组建了救援队奔赴疫区, 媒体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实时发布动态信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除了来自政府高度组织化的行动外, 各个社区、团体、家庭和个人都以自助或互助协作方式参与到各个事务之中。随着疫情持续和波动, 中国建立起常态化的社会运转机制。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 技术、云协作等技术的强大支持, 中国社会最大限度保证了正常化生产生活秩序。可以说, 疫情的持续加速使技术深度介入到社会大机器的运作中, 也使中国民众获得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化生存体验。这意味着, 中国语境下“数字社会转型”这个词, 已经不仅只是着眼于技术变迁的现象描述, 而是成为每一个个体生存方式的现实处境, 是群体性文明形态迭代升级的全新景观。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就指出数字技术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中, 带来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改变^[5]。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一步深化了数字化的影响, 各类数字媒介通过互联网迅速渗透到当代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按照著名学者郑永年的研究, 中国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和国家均有重大的重塑功能: “互联网开启了一个新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国家和社会都能够对自身赋权。”^[6]

围绕着“人与技术”的关系, 关于自我与他者、精神(理智、情感、价值)与身体、文化与自然、现实与表象、性别结构的各种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并且不断改变和颠覆我们对于生命、死亡、主体、他者、现实、理想、未来、肉体、精神等一系列命题的认知。这也提示

我们需要以更郑重的态度重新思考它带来的诸多议题: 比如如何重新理解“技术”的定义? 为重新理解和评估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哪些新的参照? 人类是否需要更严肃地考量人与技术依存、共生关系的走向? 该如何评判并应对技术在现实层面上不断加速的这种组织性力量? 在乐观与悲观的两极立场之间, 是否需要以建设性的眼光思考技术与人类之间更具潜能的互动方式?

二、近年来中国社会数字化生存状况

(一) 技术成为数字化生存的组织性力量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代表数字科技前沿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已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催生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为核心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 2023 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2012 年以来, 我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 11 年显著高于 GDP 增速, 至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 10.3%,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7]。

数字经济突飞猛进, 覆盖面持续扩展, 应用广度、深度大大拓进。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效率大大提高, 驱动了技术创新迭代的“加速化”。一方面, 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无论是政府部门以及工农牧渔业, 还是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建筑业、金融业、医疗卫生、文化艺术、教育产业, 借助新技术支持而建立了信息系统, 技术以无声的方式将各行各业纳入到完整有序的社会生产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广泛普及改变了国家、城市和企业存在形态, 以往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工作被“搬”到线上, 诸多产业实现了线下向线上转型。而今, 在线新经济体现为 3 种类型: (1) 数字新业态形式, 如远程办公、线上商务等。(2) 传统的线下运营模式转型线上或线上线下融合的业态, 包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线上旅游、线上文博会展、网上交易会、互联网金融等。(3) 在原有运营规模获得结构性增长的业态, 包括工业互联网、无人工厂、无人餐饮、电

子游戏、生鲜电商零售业等。

另一方面,新技术对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发挥着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沟通方式,这种变化从开始的新奇、疑惑很快就变成了自然而然、习焉不察。近年来,国人们纷纷加入“云买菜”“云看病”“云健身”“云聚会”“云观展”的行列,开启了全面的“云生活”。职场形态则以“云办公”“云商务”“云会议”“云课堂”等方式使人们足不出户也能完成以前必须面对面的现场参与。除了日常工作、生活和休闲娱乐方式的“云端化”,新的“云”业态不断涌现,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推出各种“云政务”“云服务”。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人数9.43亿,网络购物用户人数8.84亿,在线旅行预订用户人数4.54亿,线上医疗用户人数3.64亿,线上办公用户人数5.07亿^[8]。在某种意义上,数字技术使得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物理距离不断拉近,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融合趋势已显露。

(二) 电子政务推进和行业数字化升级

数字技术如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的渗透和激活,使国家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信息共享、联动调配、公共服务等方面实施了数字化协作治理。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推动力。《202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0.8119,为“非常高水平”,国际排名上升至第43名^[9]。“互联网+政务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部门间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整合和共享,从而优化业务程序,实现协同治理,这就提升了政府服务的意识、质量和效率,及时有效地响应了民众的服务需求和资源请求。“从国家治理结构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引发的变化是整体性的,涉及公共治理的一系列基本关系,如央地关系、政府部门间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党和群众关系等。新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资源和要素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组合,一个全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正在成形之中”^[10]。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中国近些年来在医疗、

教育、金融、制造、零售、生活服务等各行业充分地实现了数字化、智慧化运行,新技术网络构建了一个高效互联的庞大数字化机制,自助零售、智慧城市、数字教育、网络营销、智能实体店等新业态快速崛起,为中国稳增长、保民生提供了关键支撑。

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医疗大数据分析和医疗智能设备,到远程医疗服务和医药电商平台,再到互联网医院和现有医疗机构的在线问诊平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互联网医疗为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也缓解了医护压力,推动有效分级诊疗,大大提升了民众对于互联网医疗的接受度与信任度。

疫情期间“未来教育”由远景想象成为现实:线上授课、居家学习、智能助手、虚拟场景等线上教育模式被迅速推广。线上教育改变了知识的传播路径和形态,通过手机、电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获取知识,这使知识传播的物理限制被消除了,在同一时间接受教育的人数也获得了无限的容量,原先稀缺的某些优质教育资源能以非常快捷的方式实现共享。相对于线下教育需要的巨大投入,线上教育除了技术成本的投入,之前的物力、人力、财力的投入大大减少。随着线上教育的发展,必将带来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等科学技术的深度研发和应用,情景化、实操化、游戏交互式的新的课堂形态会越来越成熟。

“数字旅游”“云旅游”等新业态纷纷涌现,其核心特征表现在技术赋能下参与式、沉浸式及“互联网+”的虚拟化体验的不断加强。国内不少景区和博物馆在全息呈现、AI、VR等技术基础上,生产了大量“云旅游”“云展览”等数字产品,助力大众足不出户游世界。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全景故宫”,利用VR技术对故宫进行360度全景展示,逼真的虚拟观看体验给予观众胜似现场的“零距离”置身其境的新奇感受。同样,在文艺演出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将虚拟的表演与真实的场景融合,创新观演模式。如上海戏剧学院的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利用智能终端和扩展现实眼镜等设备,将虚拟的越剧表演与真实的舞台装置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叠加效果,极大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11]。

餐饮零售商贸领域出现线上线下兼顾运营 + 送货上门服务, 许多生鲜平台、外卖平台和线下商超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的线上业务得到大力发展, 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社区、公共交通站点、公司大楼等场所的自助售货机、无人便利店, 将商品从传统商店转移到更加便利的位置, 消费者直接从手机 APP 选择商品, 简化购物流程, 为零售商提供更多运营和营销的可能性。

制造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 国家加强了对制造业数字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2020 年 6 月 30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 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12]。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的结合构建起日益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系统, 数字化制造技术不断提升, 加速新业态诞生。

(三) 民众生活方式的全面数字化

社会公众的新生活方式和新消费范式开启了不同于过去的新形态, 高新技术迅速嵌入、渗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的多样性更加凸显, 要求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更富效率的圈层化连接, 从小众到大众、从边缘到主流, 新消费需求推动新品类长成速度加快。同时, 智能供应链、服务生态、社交网络共同构成新供给体系, 捕捉每一个新需求, 也开发出更多新消费场景。数字时代的消费趋势变化, 本质来源于对每个‘新个体’的关注”^{[13]173}。过去作为新概念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为现实需求, 迅速催生了“智能家居”这一新兴行业。智能产品可以解放双手, 低成本帮助人们实现清洁、烹饪、安保、娱乐等功能, 给予便捷、舒适新生活体验, 也可以增加民众的闲暇时间, 提升幸福指数。线上购物成为更广泛、更充分的主流消费模式, 实现个性化消费需求的满足。

随着各行各业依赖于技术而实现的转型、升级、调适和变动, 每个个体参与社会分工系统运作的具体工作方式, 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新技术支持下对原有行业运作效率提高的诸多方面会被纳入到后续的行业发展进程中, 这将会改变未来的工作和管理方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模式成为常态, 企业对协同办公产品的需求大量增

加。AI 辅助工具、增强现实技术等运用也将进一步提高办公效率, 推动智能办公模式的发展。

信息技术催生了一些新行业, 如不少喜欢美食、旅游、时尚、宠物、影视、音乐、购物的明星达人或视频平台“UP 主”, 通过各种类型的直播带货或制作原创内容的短视频进行传播、营销, 使流媒体、自媒体成为新职业。喜好与特长可以成为职业, 工作与休闲、职业与兴趣可以达成完美融合。信息技术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构建与重塑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体现为工作与休闲在精神层次的两栖性。前几年流行的“斜杠青年”一词将成为影响人们未来职业观的一个新动向。这意味着, 人们的求职谋生方式是可以多元化和弹性化的, “消费者”也可以翻转为“经营者”, 使更多个体参与到生产、推广、销售、消费等社会产业链, 传统的单一社会角色和关系将会被打破。

民众休闲娱乐方式也在转型, 线上影视、动漫、游戏、短视频等成为重要的娱乐方式。技术的进步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升级推动了娱乐行业向更为个性化和社交化的方向发展。线上娱乐平台能够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动态, 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体验,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满足度。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技术为用户提供了独特的沉浸式娱乐体验, 不论是在观赏电影、游戏还是参与虚拟演唱会时, 都能让用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的震撼。体育运动和健身产业也迎来线上化的转型, 身体活动与技术的关联更加密切。健康健美类 APP 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用户在健身 APP 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下, 实现身体活动与技术的嵌入。同样, 软件技术联合智能健身设备, 可以为用户生成定制化的健身指导, 记录和展示健身成果, 提高人们的健身积极性和满意度。

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生存实践: 国家驱动的全体性协作共进模式

国家的战略部署和政策保障支持, 企业的探索创新、实干开拓以及用户的积极参与、快速响应, 构建出一个从宏观布局规划、中观架设实施

到微观参与建设的“全体性协作共生”数字化发展范型,使中国在短短20年间实现了数字转型的惊人蜕变,创造了世界奇迹。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丰富样貌和深刻内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也预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通向未来的美妙前景。

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在近20年来的飞速发展,有赖于国家从战略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经济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党的十九大则将促进数实经济融合与打造新业态作为重要目标,并跟进落实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2021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4]。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强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5]。从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到数字社会的全面转型,再到数字人文的内涵拓升,国家层面的宏观布局、路径规划、政策引领扶持是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先导,“数字化背后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国家政策与战略的推动”^[16]。

与此相应,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建设中担当起实践主体的责任,在数字社会转型中构建起了庞大复合、不断迭代完善的网络平台和桥梁。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巨头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国家需求,以全球性眼光承担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根据情势变化迅速跟进改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格局和品质,在激烈的数字化国际竞争中不断积累优势。同时,中国企业依托巨量的用户群体和广阔市场,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拓展和数字消费服务优化方面精耕细作,构建了庞大完善的数字运营体系和商业网络。“中国企业具备灵敏的市场嗅觉,擅长为快速变化的消费者提供即时服务”^[16]。2003年“非典”成为阿里巴巴、当当等电商平台勃兴的重要契机,2020年疫情则促使更多企业走向数字化的深度转型。数量庞大的中国企业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和互补性的合作、协作,为中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支撑。

毫无疑问,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实现离不开一个个活生生的数字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从生产生活到工作休闲的各个领域,不断升级的互联网技术给予普通大众意义重大的馈赠:每个人都享有了技术性赋权的礼遇,一改此前仅作为被动的信息受众身份,真正成为信息的参与者、对话者、创造者。2022年9月,人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增加“数字职业”标识,共标识数字职业97个^[17]。对于14多亿人口大国的普通民众,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了“劳动”的内涵,正在使每个人成为数字劳动者。一些新增的职业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线上零工、直播带货等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就业通道。许多网民成为“产销一体”的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遭受数字资本的隐形“剥削”的同时也享受着数字世界构建者、参与者的快感,“既拥有作为个体劳动者的参与感,也有传统的劳动价值和数据生产价值”^[18]。

近10年来,类似微信这样应用广泛的社交媒体,使每个用户以自我为中心,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凝聚编织成为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小宇宙。现实与虚拟、自我与他者、工作与休闲、生活与消费、私域与公域、线下与线上,一部智能手机足以轻松实现个体与社会、与他者的全方位无间断的连接交往,数字技术正在把大多数人载入一个便捷高效、不断迭代提升的新世界。数字化生存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身份和匿名表达的自由体验,给人们提供了虚实同构、时空重塑的无限可能。“当我们讨论数字生活的多样性时,其实也是在理解数字化对每个个体生活方式的重塑。数字化事实上带来了对人的更深刻了解,也构建了数字温度感与商业同理心”^[13]173。

社交媒体成为构建人际关系的支撑,正在以“数字交往”“数字亲密”取代传统以身心在场为前提的人伦-社会性交往关系。“人与机器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人对人的了解与互动也越来越依赖机器”^[19]。如果说亲情、爱情、友情等亲密关系是每个人最重要、最内在也最微妙的关系,它给予每一个人发现自我、体验自我、确认自我的心理支持,是人最终回应自身“我是谁”的精神依托。而今数字技

术已深深嵌入到个体情感、精神和心理互动的微观和私密领域,“在给个体提供自治性的手段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乃至剥夺了其‘自我反思’的能力和‘自我确定’的权利”^[20]。

社会关系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社会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乡土社会”,现代城市化进程则使越来越多的国人进入到陌生人关系基础上的“疏离化社区”,而数字社会则逐渐形成“数字群落”“线上熟人社会”和“虚拟共同体”的新型社会关系形态。移动互联网正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对中国长期以来重视人伦日用的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文化传统尽管在现代以来遭遇了有力的冲击,但此前并未动摇过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构架。就此而言,数字化生存的深度进展对于思考它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变革尤其重要。

四、数字化生存问题的意义反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人工智能深蓝、沃特森、阿尔法狗在国际象棋、智力问答和围棋领域与人类较量的获胜,人工智能实验在诸如微软小冰这样的产品中不断推进,而人造肢体、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体外生殖技术等生物技术革命已“创造”出机器融合、参与的新型生命体,“后人类”已经成为肉眼可见的现实。而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俨然已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社会性器官”,成为与我们身体、意识和心灵须臾不可分离的部件。人们难以想象能忍受几小时内切断网络、失去手机的状况。网络、手机、电脑等已经不只是工具,从衣食住行到工作、休闲和社交,它们也连接了我们的意识、目的、行为和思想的所有环节,储存着我们的情感记忆,形塑着我们的认知和想象。随着新一轮智能技术、泛在网的迭代推进,“数字化本身已超越到‘去数字化’阶段,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抵达社会安排或曰制度的层面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16]5}。数字化生存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决定我们未来生存的走向。

数字化生存推动了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在更广阔的层面促进了高科技驱动的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设,带来宏观性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比如这2年不断被刷新的“智慧城市”概念,就是把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充分运用到城市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是知识社会不断更新升级的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使城市实现科学化、智能化的管理,城市管理的效能和人民生活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从后人类视域看,虚拟信息网络加速渗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要素开始全方位覆盖现实世界,而且正在建构一个无限可能性的虚拟空间。

2021年,“元宇宙”成为一个爆燃的热词横空出世,立时席卷了产业界、资本界、技术界与文化界,全球各个领域的人们以不同的立场和期待参与到这个人类未来新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中。在某种意义上,“元宇宙”也可视作新技术应用加速化条件下的产物。它至少说明了2个问题:(1)人机合作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度的融合互动。(2)人类对于技术的依赖和信任的程度,已经界临人类愿意将自身交付给技术去建构一种并非完全具有确定性的未来。这两点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路口。

人们更为深刻了解、感知和接纳未来数字化应用使人类生活发生的改变: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将会以更加丰富、真实的场景体验在生产生活中大量应用;云服务不断升级,无所不在;机器人替代人类从事危险或繁琐的工作,它们将成为未来人们的家庭成员和陪伴者;无人机、无人商超、自动售货机等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也将大量涌现。总之,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技术要素已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数字化生存突显了人类技术生存的本质,丰富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内涵,同时也拓宽了人类的社会存在,标志着人类在认识和改造社会及自身方面的一次重大飞跃。我们曾经憧憬的未来,就人而言,生物学的生命形态已经开始接纳来自技术的改造,半机械化的生命体已成为现实;就物而言,人工智能赋予的智力甚至情感计算等技术的加速使它们被大大地“类人脑化了”。人与物的这两种发展趋势,以及两者的交融互动,使得万物互联、人机一体、信息(意识)融通的“后人类”景观开始上演。

数字化生存反映了人类与数字媒介的互动关

系,它既展现了技术的潜力,也揭示了可能掩盖人类真实存在的风险。在走向全面数字化的“后人类社会”中,我们不仅需要反思技术的本质,也要审视它如何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1. 对技术内质的重新思考。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新技术的加速应用会使人们重新思考技术的定义。人类所经历的漫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基本上还是被置于以人的理智和意志为主宰的框架下,技术是在工具性的意义上被使用。除了理智的方面,我们确认人的根本属性是内在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人性。此人性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必须依托于肉身存在,这是人作为生命体的规定性。技术产物可以作为人的附属性部件,却绝不能染指人性本身。然而当技术发展至其智力或将超越人的时候,或者技术造物能够造出类似人的生命形态的时候,我们将如何定义技术?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Ihde Don)在他的著作《技术与生活世界》中,探讨了人、技术和世界之间关系的3个阶段:首先,技术是人体的延伸;其次,技术投影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最后,它重新构造人的本质^[21]。依照这样的理解,技术在重构人的过程中,我们先前所信仰的主客二元结构得以解构,奠基人类文明形态的本体被抽离了,人类将如何自处?又该如何重新思考技术的含义?

2. 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在面向未来的后人类状况下,如何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人机伦理该如何重建,其中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很久以来,人们对于技术就存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立场。乐观主义相信技术始终效忠于人的意志,造福于人并带来人的解放,预设了一个由技术所支撑的未来乌托邦。悲观主义则看清了技术对人造成的异化、反噬和威胁,用技术极权主义来警示人类面临的危机,我们在很多科幻作品中经常看到这一趋势带来的灾难性场景。我们当然清楚,后人类状况的进展是不可逆的必然趋势,技术会越来越紧密地与人类相捆绑、相嵌合,构建出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可能性。而在这个加速化的时代,人工智能对速度的响应和处理显得比人类更加自如。这样,我们首先需

要对这个足以改变人自身的巨大存在保持关注和深入了解,并积极反思如何建立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如果理解不了科技,也许就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就无法理解人本身。

3. 对技术的警惕与反思。数字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现象,如消费主义的感官化和符号化、泛游戏化风险等,都在对已经脆弱的数字空间产生冲击。我们当然也需要对技术保持必要的警惕。这一点意味着人类在创造和使用技术的时候应当足够清楚地意识到在将自己交付给它之前,我们需要在哪里设置界限?或者至少应该相信,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精神属性和道德特性,比如直觉、同理心、信念、个体化的情绪的纤细敏锐,与由运算和模型分析所建立的世界依然是不能简单约同的。我们当然会认识到启蒙时代以来对人的界定的局限,从而在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间性”立场上来看待人与非人、人与物、人与自我之间的关联。但计算机程序永远无法与人类的复杂性相比肩,人类不会轻易抛弃几千年历史所积淀蕴藏的文化属性以及根植于每个个体心灵深处的深刻记忆和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 [1]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15.
- [2] 吴国盛. 技术哲学讲演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3.
- [3] 彭兰. “数据化生存”: 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115-118.
- [4] 胡泳. 数字位移: 重新思考数字化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6.
- [5] 习近平向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EB/OL]. (2022-11-09) [2023-11-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986287415275176&wfr=spider&for=pc>.
- [6] 郑永年. 大趋势: 中国下一步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 166.
-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3 年) [R/OL]. (2023-04-27) [2023-11-01].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 [8]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

- 况统计报告 [R/OL]. (2023-08-28) [2023-11-01]. <https://cnmic.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26.
- [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数字政府的未来 [R/OL].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译. (2022-12-26) [2023-11-01]. https://dzzw.ceps.gov.cn/art/2022/12/26/art_194_6606.html.
- [10] 景跃进. 数字时代的中国场景: 数字化改革的政治意义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 (1): 40-46.
- [11] 高婷. 科技赋能, 数字化戏曲正当“燃”: 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的创新之路 [N]. 中国文化报, 2023-10-13 (2).
- [1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 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 [EB/OL]. (2020-06-30) [2023-11-01].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6/30/content_5522993.
- [13] 黄奇帆, 陈春花, 吴声, 等. 数字上的中国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173.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EB/OL]. (2021-03-13) [2023-11-01].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16] 胡泳, 年欣. 中国数字化生存的加速和升级 [J]. 新闻与写作, 2020 (12): 6-14.
- [17] 邱钢. 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净增 158 个新职业 [EB/OL]. (2022-09-30) [2023-11-01].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iaowen/rsxw/202209/t20220930_488041.html.
- [18] 孙萍. 数字劳动的双重价值: 参与和剥削 [J]. 青年记者, 2022 (12): 20-25.
- [19] 王文, 刘玉书. 数字中国: 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71.
- [20] 姜宇辉. 数字亲密: 爱还是痛?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批判性反思 [J]. 文化艺术研究, 2022 (2): 36-40.
- [21] IHDE DON.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73-112.

Current Statu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Digital Survival in China

HAO Weili, XIE Huiying, ZHOU Weiwei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human lifestyles and has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ake China as an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smartphones,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cess of digitization has accelerate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vital organizational force within the social system, playing a core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It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people's work, daily live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China's practice of digital exist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ystemic collaborative model guid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supported by corporate practices, and actively involving the public. This model has reshaped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ing towards a fully digital "post-human society",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critically examine and reflect upon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This i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risk of technology overshadowing the true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digital existence; recent status in China; Chinese practice

(责任编辑 张永汀)